

王春林 著

中国当代文学 现场

2015 — 2016

阶层对立与历史的深度反思

“罪与罚”以及生命记忆

“文化寻夜”乡村“疼痛”与“野蛮生长”

小说艺术的沉重与轻盈

政治人格、英雄情结与民俗风情

社会现实批判与精神超越

文明的参照与历史、现实的双重批判

“土改”、“文革”及其他

七〇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

域外、历史以及乡村现实的透视

四方性、戏剧性、情欲战争及其他

王春林 著

中国当代文学 现场

2015—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15-2016 / 王春林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78-5184-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9572 号

书 名: 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15-2016

著 者: 王春林

责任编辑: 贾江涛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印 张: 30.7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84-8

定 价: 79.8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写给当代文学的情书(代序)

李国平

我这个题目，是借用评论家陈福民对王春林批评文字的评价。陈福民说得非常好，是一个评论家对另一个评论家饱含感情而形象的感知，同时也传导着当代评论家对当代文学的感情。在2016年5月王春林文学批评研讨会上，陈福民说，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写作，几乎是现象级的。在许多人因为精力限制，因为学科选择等原因不能全力顾及文学现场的时候，王春林的工作方式，令人想起80年代的文学批评方式，他对当代文学的跟踪式阅读、共时性评论，实际上捍卫着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信仰，其实是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情书，他对当代文学倾注了无尽的热爱，并与之始终保持着甜蜜的情人关系，正因为他的努力，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场感才呼之欲出。同时，他还是当代作家最好的朋友和值得信任的良医，因为他的写作方式，作家们一定会感到温暖，他们成为了相互的关注者、启迪者和讨论者。王春林用一篇篇质感的饱满的文章，真正践行了当代批评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春林曾描述过他对理想的批评家的崇尚，那是“内心里热爱文学，如同宗教信仰一般地理解着文学的人”。一位批评家，如果内心里没有把文学看作一种神圣的事业，缺乏一种根本上的对于文学顶礼膜拜的虔诚心理，他所写出来的文学批评文章又能拥有怎样的公信力呢？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呼吁出现的，正是那些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事业有着执着爱恋的批评家。对于

当代文学的关注方式多种多样，感性和理性、历史感和当代感常常在同一个批评家那里呈相互召唤和并置关系。王春林这样的表述，不能说没有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感触，但更多的，还是对自身批评活动的情感状态的描述。难怪和王春林有近距离接触的续小强会把他描述为一个“亚斯伯格症”人。这个文学批评中的“亚斯伯格症”人，对于他认定的东西，表现出特别的依恋和执着。相对于有趣宽广的世俗生活，他宁愿牺牲，而固执于自己的“狭窄”的兴趣。对于王春林来说，一旦投入“狭窄”，他就将狭窄变为宽阔，时而埋首其中，时而仰望星空，投入当代文学的广阔世界，把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文学评论中合而为一。

王春林一定对李健吾深的心得。李健吾是从山西走出的具有审美情怀和现代理性的批评家。李健吾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者，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深处。”相同的意思余光中也有表述，余光中引用钱锺书的话说，有些“印象派”批评家只能算作“摸象派”批评家，只得其一，不知整体。余光中形象地比喻说，好的批评家，不应是冰冷无情的法官，好的批评家，应该是具有理解力同情心的辩护律师。应该如何描述王春林的文学批评，我想有一些关键词，例如前面说到的追攀圣徒般的热恋和虔敬；例如勤奋，勤奋的动力是热爱。王春林的勤奋，他的阅读和写作的吞吐量，他紧追、占有当代文学的野心甚至让我有不自量力之感，但是他显示的似乎想用一己之力通吃的力量，当代批评界的很多同行都表达过惊异和感佩。他当然是一线的，跟踪当代文学进程，和当代文学现场共鸣的批评家。当代文学的最新讯息，在王春林这里，往往会获得最迅捷的释放和打开。王春林的批评文字，会使我想到细腻和蛮野，而细腻和蛮野似乎不可分割，他似乎用他独有的方式表达他对文学文本的尊重。批评，“必须得充分地尊重文学文本，必须建立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也许是出于对文本的尊重，也有对批评可信性的追求，王春林的文章，追求将评价对象所描述的

故事与场景阐释到极致，在近乎无节制的铺展辨析中展开充分的文学话题和思想世界。像陈晓明所说的，王春林的文章，“娟秀雅致”，我理解，这是他对当代文学的积累和占有所显示出的气韵和意味。但是他整体上还是蛮野的，这个蛮野，不暴力，不简单化，不绝对判断，而是显示出诚实和恳切，他对当代文学展开的是宽厚的拥抱。我甚至还觉着王春林的批评文字还有一种谦卑的底色，这体现在他对当代文学细微的读解中，他似乎并不愿做一个精英式的引领者、教谕者，而近乎本能地在批评文字中显示出了一个当代文学的倾听者、阐释者和对话者。他的批评，流淌着温热，显示着尊重。

我曾经分析过王春林和山西文学批评的关系，山西的文学批评是有气度，有大视野的，董大中们、李国涛们、席扬们，以《批评家》杂志为中心集聚的阎晶明、杨占平、谢泳们，是有传承性的。一个区域的文学批评在常态下会和它的创作状况成正比，他们构成相互激励、相互助推的关系。尽管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跨越了地域，显示出宽阔的视野，从对王蒙的评论展开的是反思历史和知识分子命运的话题，但它一定离不开山西的文学批评氛围对他的滋养。后来我在张志忠的文字里也读到过他眼里的王春林文学批评的发生和成长。但是，我认为，在当代批评家群体中，王春林是一个典型的单打选手，现在，则是单打选手中的种子选手。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学院传承中，王春林无有严格的师承，无有可做实的传承。孤独赋予他独立的气质，在积极的意义上，未尝不是成全了王春林，他的文学批评吸取了思潮的养分，但大多是超越了各种论证和“门派”评判的，是忠实于文本阐释的。

王春林是有自己的知识谱系和思想谱系的。许多批评家都叙述过自己的阅读史、思想接受史。王春林的思想生成、批评思想的建构，发生于1980年代，“精神的80年代”，深深镶嵌于他的身体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这也许是发生于当代中国的突出现象，几代批评家开始一起共享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思想背景，不同的是，在从事文学理论批评的时

候，一些治文学史者建构自己的知识谱系实践比较自觉，我们不能说王春林不自觉，由于面对的对象有所侧重，他要处理的是最一线的文学问题，因而，他的谱系性不以体系建构的方式出现，而是以更感性的方式呈现。

王春林是有自己鲜明的批评观的。他非常强调批评家的人格建构，认为，“批评家主体人格建构的第一个层面，首先就体现在批评家一种强烈的社会关怀上，作家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需要有对于社会热切的关注和思考，批评家要想很好地完成自己文学批评的使命，同样需要有对于社会显示的热切关注。”王春林言及自己的批评体会和追求，说，“很难设想，一位远离社会现实，缺乏对于当下社会的一种反思性认识的批评家，能够很好地分析文学思潮与文学现象，能够写出优秀的批评文章并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写作有效地推进社会的有序进步”。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以专注于文本细读阐释为主，但从未丧失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眼光，他所追求的，是在集中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同时，把自己的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对于社会、人生、思想、文化诸问题的关切与思考。

福科在《何为启蒙》中指出：“当康德在 1784 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他对传统史学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总是把目光投向远处，这是高贵的时代，高雅的形式，最纯粹的个体，而他所要建构的谱系学则是“色彩斑斓，包含深意”的，是守候情感、爱和良知的，是对此时此刻保持敏感的，是包含衰败与活力，退化与高峰，毒药和解药内容的，是要把目光放在近处，通过对当代的考察解读，以“卑微的方式接近给人们希望的久远”。福科的谱系学建构思想，应该会对我们的当代批评带来启示，王春林也许还未意识到当代批评的方法论意义，但他长期的批评实践，使他精神上不断发生着感悟。王春林的文学批评学养藏在感性的表达背后，外在的呈现不同于学科体制下的技

术流，而更接近于 80 年代思想背景下的社会思想流。如果细读他的文字，也会发现他从当代将历史召回的自觉，他对当代文学评论，是将过去并置于现在的。他晚近的批评，愈来愈重视于切入对社会时代精神状态的关切，愈来愈重视借助于批评对象传达自己对于社会进步的观察和诉求，通过对作品的释阐展开与当代精神现实的对话。在当代批评出现细碎化和技术化的今天，王春林的批评仍然传承着新时期以降的脆弱但执着的传统，流淌着不绝的血脉，坚持着一种信仰，呈现出了当代批评的反省和进步，寓含着当代批评的启示。

2017 年 5 月 5 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阶层对立与历史的深度反思

雪漠《野狐岭》——孙惠芬《后上塘书》——范稳《吾血吾土》
——郝炜《雪崩》——滕肖澜《又见雷雨》——王十月《人罪》

第二章

-049-

“罪与罚”以及生命记忆

迟子建《群山之巅》——艾伟《南方》——东黎《黑白照片》
——李洁非《文学史微观察》——鲁敏《三人二足》——娜或
《刺杀希特勒》——盛可以《小生命》

第三章

-093-

“文化守夜”、乡村“疼痛”与“野蛮生长”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王华《花村》——盛可以《野蛮生长》
——韩羽《读信札记》——刘建东《阅读与欣赏》——双
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曹寇《在县城》

第四章

-137-

政治人格、英雄情结与民俗风情

周大新《曲终人在》——严歌苓《护士万红》——刘仁前《香河》
三部曲——刘春龙《垛上》——石一枫《地球之眼》——阿来《蘑菇圈》
——残雪《尘埃》

第五章 社会现实批判与精神超越

-181-

东西《篡改的命》——须一瓜《别人》——韩东《欢乐或隐秘》——张翎《流年物语》——尹学芸《士别十年》——祁媛《我准备不发疯》——温燕霞《磷火》

第六章 小说艺术的沉重与轻逸

-225-

张好好《禾木》——李燕蓉《出口》——陈应松《还魂记》——何顿《黄埔四期》——王璞《再见胡美丽》——弋舟《平行》——夜子《R》与《化妆师》

第七章 文明的参照与历史、现实的双重批判

-271-

袁劲梅《疯狂的榛子》——贾平凹《极花》——弋舟《我们的脚蹼》——秦巴子《跟踪记》——尹学芸《李海叔叔》——陈希我《父》——徐则臣《狗叫了一天》

第八章 “土改”“文革”及其他

-313-

方方《软埋》——吕新《下弦月》——叶炜《福地》——李师江《非比寻常》——石头《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朱辉《要你看》——董立勃《米椒》

第九章 七〇后长篇小说与非虚构

-355-

付秀莹《陌上》——李凤群《大风》——浦歌《一嘴泥土》——鲁顺民《天下农人》——尹学芸《铁雀子》——孙频《我看过草叶葳蕤》——季栋梁《行行重行行》

第十章 域外、历史以及乡村现实的透视

-397-

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张炜《独药师》——格非《望春风》——何玉茹《前街后街》——尹学芸《阵亡》——旧海棠《橙红银白》——吕新《雨下了七八天》

第十一章 西方性、戏剧性、情欲战争及其他

-439-

吴亮《朝霞》——徐则臣《王城如海》——唐颖《上东城晚宴》——海飞《麻雀》——杨遥《流年》——祁媛《眩晕》——弋舟《随园》

- 第一章 -

阶层对立与历史的
深度反思

雪漠《野狐岭》 孙惠芬《后上塘书》

范稳《吾血吾土》 郝炜《雪崩》

滕肖澜《又见雷雨》 王十月《人罪》

这一次，我们的关注与分析，将首先从雪漠的长篇小说《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开始。《野狐岭》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体现在对于一种叙述形式别出心裁的营造上。虽然小说所要表现的核心事件是齐飞卿的哥老会反清的故事，但雪漠所可以选择的叙事切入点，却是对于百年前两支驼队神秘失踪原因的深入探究：“这两支驼队，是当时西部最有名的驼队，一支是蒙驼，一支是汉驼，各有二百多峰驼……他们遭过天灾，遇过人祸，都挺过来了。他们有着最强壮的驼，他们带着一帮神枪手保镖，枪手拿着当时最好的武器。他们更有一种想改天换日的壮志——他们驮着金银茶叶，想去俄罗斯，换回军火，来推翻他们称为清家的那个朝廷。后来的凉州某志书中，对这事，有着相应的记载。但就是这样的两支驼队，竟然像烟雾那样消散了。”如此久经历练的两支驼队为什么会神秘失踪呢？“很小的时候，我老听驼把式讲这故事，心中就有了一个谜团。这谜团，成为我后来去野狐岭的主要因缘。”为什么是野狐岭，因为野狐岭正是百年前那两支驼队的最终消失之地：“几个月后，他们进了野狐岭”“而后，他们就像化成了蒸汽。从此消失了。”关键在于，既然那两支驼队早在百年前就已经神秘失踪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把他们的失踪之谜弄明白呢？这样，自然也就有了招魂术的“用武之地”。“进入预期的目的地后，我开始招魂，用一种秘密流传了千年的仪式……我总能招来那些幽魂，进行供养或是超度，这是断空行母传下来的一种方式。”“我点上了一支黄蜡烛，开始诵一种古老的咒语。我这次召请的，是跟那驼队有关的所有幽魂——当然，也不仅仅是幽魂，还包括能感知到这信息的其他生命。”“我”之所以能够

招魂，原因在于：“世上有许多事，表面看来，已消失了，不过，有好多信息，其实是不灭的。它们可以转化，但不会消亡，佛教称之为‘因果不空’，科学认为是‘物质不灭’。于是，那个叫野狐岭的所在，就成了许多驼把式的灵魂家园。”唯其如此，凉州一带才会广泛流传这样的—个民谣：“野狐岭下木鱼谷，阴魂九沟八涝池，胡家磨坊下取钥匙。”很大程度上，这个广泛流传的民谣，正是雪漠写作这部《野狐岭》的基本出发点。“那所有的沙粒，都有着无数涛声的经历，在跟我相遇的那—瞬间，它们忽然释放出所有的生命记忆。在那个神秘的所在，我组织了二十七次采访会。对这个‘会’字，你可以理解为会议的‘会’，也可以理解为相会的‘会’。每一会的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劲头大，就多聊—聊；有时兴味索然，就少聊—点。于是，我就以‘会’作为这本书的单元。”

实际上，也正是凭借着如此—种招魂行为的艺术设定，雪漠非常成功地《野狐岭》设计了双层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也即雪漠），是第一层的叙述者。而包括木鱼妹、马在波、齐飞卿、陆富基、巴特尔、沙眉虎、豁子、大嘴哥、大烟客、杀手（联系杀手所叙述的内容认真地追究—下，就不难发现，这个无名的杀手其实是木鱼妹。又或者，杀手与木鱼妹本就是同—个人的一体两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结果），甚至连同那只公驼黄煞神在内，所有这些被招魂者用法术召唤来的百年前跟那驼队有关的所有幽魂，就构成了众多以“我”的口吻出现的第二个层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招魂者“我”正是通过这许多个作为幽魂的“我”从各不相同的叙事立场出发所做出的叙述，最大程度地逼近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现场。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作为第一层叙述者的招魂者“我”。为了在野狐岭通过招魂的手段有效地还原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招魂者“我”可谓历尽了千难万险。在生存条件特别严酷的野狐岭，招魂者差不多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了。某种意义上，招魂者所遭遇的艰难处境与百年前那两支驼队的生存苦难之间，其实存在着—种相互映照的对应关系。雪漠对于招魂者处境艰难的艺术表现，

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那两支驼队在百年前的神秘失踪。尤其不能忽略的是，那些幽魂的叙述甚至会反过来影响到招魂者的精神世界。“我被木鱼妹的故事吸引了，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除了木鱼妹外，我印象最深的，是马在波。在把式们的记忆中，他一直像临风的玉树。”“我最希望自己的前世，是马在波。”“只是，故事越往前走，我越发现，自己可能是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讲的故事，我听了都像是自己的经历，总能在心中激起熟悉的涟漪。这发现，让我产生了一点沮丧。”究其根本，招魂者“我”之所以会对那些幽魂们产生渐次强烈的认同感，会以一种“前世今生”的方式认定“自己可能是故事里的任何一个人”，就意味着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无法抗拒来自于幽魂们的影响。

然后，就是那些一直在进行着交叉叙事的第二个层次的幽魂叙述者，从根本上说，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迥然不同于他者的精神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类个体从不同的精神立场与观察视角出发，所看到的自然是差异明显的景观。更大的事件且不说，即使是给骆驼做掌套这样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在不同的叙述者那里，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评价。在陆富基看来，理应是蒙驼队的大把式巴特尔为这一事件负责：“为了保护驼掌，巴特尔弄了好些牛皮，给驼做了掌套。他的心当然是好的，可是，就是他的做法，让整个驼队瘫痪了。”因为，“那窝在掌套里的石子，几乎弄烂了所有的驼掌”。驼掌弄烂了，自然无法继续前行，只能被迫停留在野狐岭，而“噩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在马在波看来，这事情却无论如何都怪不到巴特尔头上：“那弄掌套的方法是我想出来的，不怪巴特尔。”“我仅仅是想保护驼掌。我没想到，那些石子会贼溜溜地钻进牛皮套里，将那些掌们咬得血肉模糊。”“这事儿，怪不得巴特尔。要说责任，还是我来承担。”“我当然没想到，那驼掌的烂，仅仅是导火索和雷管。它引发的，是许多因素构成的炸药。”与掌套事件相比较，更为典型的，恐怕却是关于木

鱼妹那样一种可谓是差异极大的理解与判断：“在对木鱼妹的解读中，就有着境界的高下：在木鱼妹自己的叙述中，她是以复仇者形象出现的；大嘴哥眼中的木鱼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而马在波眼中，木鱼妹却成了空行母。”不同叙述者眼中木鱼妹形象的差异之大，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叙述者的话语权问题。关于小说中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曾经有论者写道：“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之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①。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①在这里，论者颇具说服力地论述了叙述者所拥有的话语权问题。雪漠之所以要在《野狐岭》中设置如此之多的叙述者，正与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关系密切。那么，对于雪漠在叙述者设定方面的积极努力，我们究竟应该予以怎样的衡估呢？必须注意到，如同《野狐岭》这样在一部作品中设置众多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情形，在现代以来的小说作品中其实屡见不鲜。究其实质，可以说是小说艺术形式现代性的一种具体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把众多的人物设定为叙述者，就意味着赋予了他们足够充分的话语权，是对于他们各自主体性

^①陈心想《追问大学学什么》，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的尊重与张扬。在充分尊重人物主体性的同时，因为把阐释判断事物的权利最终交付给了广大的读者，所以，如此一种分层多位叙述者的特别设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读者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正因为这种艺术设定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对于人物与读者的双重尊重，所以自然也就成为小说所具现代性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对于雪漠《野狐岭》中分层多位叙述者的艺术设置方式，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但千万请注意，正是通过这些看起来歧义丛生的叙述，雪漠相当有效地复现着当时的历史现场。一方面，“木鱼妹越来越鲜活了。因为那些骆驼客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我也从木鱼妹的记忆中看到了把式们。他们互相的记忆，构成了一座宝库，为我提供着那个时代的讯息。于是，那些汉子就在我心目中鲜活了”。

分层多位叙述者的特别设定之外，与小说对于生命存在主题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的，还有雪漠在后设叙事方面所做出的艺术努力。所谓后设叙事，就是指在事件已经完成之后的一种有点类似于“事后诸葛亮”式的叙事方式。所谓“事后诸葛亮”，其本意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的色彩，但我们在这里却纯粹是一种毫无褒贬的中性意义上的使用。因为生命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演进过程，一般情况下，人只能够顺着时间之河走向生命的终点。依循一种正常的生活与生命逻辑，任谁都不可能对自己的人生做一种终结之后的再度省思。唯其因为不可逆的生命过程中充满着很多难以弥补的遗憾，所以人们也才会用“事后诸葛亮”的说法把这种遗憾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但雪漠的值得肯定处，却在于，通过招魂术的巧妙征用，使得那些已经死去多年的幽魂们得以重新复现汇聚于当下时代的野狐岭，不无争先恐后意味地讲述着百年前发生在同一个地方的两支驼队神秘失踪的故事。这样一来，招魂者之外的其他那些第一人称叙述者，就既“入乎其内”，能够在历史现场以一种同步的方式感性地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又“出乎其外”，能够在时过境迁已然时隔百年之后的现在，以一种极度理性的方式回过头来重新打量审视当年发生的那些个历史故事。比如，汉驼的驼王黄煞神，对于同一件事情，就有

着前后对比极其鲜明的不同叙述。在汉骆驼王黄煞神与蒙骆驼王褐狮子围绕母驼俏寡妇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后，当时的黄煞神：“我当然要发怒了。要是你的女人叫另一个男人强暴，你会咋样？要是她带了一种半推半就的神态自家脱了裤子，你心里会咋样？你还说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母驼的扎尾巴，等于女人的脱裤子？”“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咋能不疯？”“我承认，我气坏了。记得当时，只觉得一股血冲上了大脑，脸一下子热了。”但到了时过境迁之后的当下时代，黄煞神的幽魂却冷静理性了许多：“当然，我的这种评价，是事隔多年后的今天，才做出的。而在当时，我是不承认它是驼王的。现在，等那诸多的情绪像云彩消散于天空之后，我的心才清明了，才能冷静地回忆当初。”“你要知道，好多事情，只要换个角度，就想通了。但有时候，那听起来简单的换角度，却不容易做到。现在，经了些事。当然想通了。但那时，我真的有些糊涂。”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雪漠对于后设叙事方式的特别设定，就使得那些曾经处于当局者位置的幽魂叙述者获得了一种类似于旁观者的澄明与通透。比如，在木鱼妹的叙述中，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一些文字：“至今，我还没有发现王胖子如何为富不仁的证据，都说他为富不仁，但究竟如何个为富不仁，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之后，等我冷静下来后，方才明白一个道理，在凉州人的心中，他的胖，本身就是烧他房子的理由。此外，是不需要理由的。就像多年后的那场革命，你的富有，本身就是被专政的理由。”“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笑话，还在别处发生着。那时节，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动，他们面对强大的清家时，像小孩子面对一个壮汉。虽然壮汉只一拳就能击倒小孩子，但小孩子一次次爬起，一次次缠斗，扔鼻涕，啐唾沫，用各种方式攻击那壮汉，死了一个，又扑上无数个。开始，那壮汉浑不在意，但渐渐地，他开始疲惫了，渐渐像堕入了梦魇，他的步履开始蹒跚，终于在一次叫武昌起义的行动中被击中，倒地了。”《野狐岭》的主体故事是关于百年前两支驼队神秘失踪事件的叙述，无论是前一段叙事话语中的“就像多年后的那场革命，